

灰色眼鏡

作/新



著 蕉 紅 江

行發局書城長



灰色眼鏡目錄

一	蒙着灰色的社會·····	一
二	夢想不到的·····	三
三	十六歲的小姑娘·····	一三
四	誰配做校后·····	二一
五	軒然的學潮·····	二九
六	闊人應有裝飾品·····	四一
七	工讀主義者·····	六〇
八	粧臺的奴隸·····	七二
九	她們的偉大·····	八九

錄

目

十 髮膚之痛·····	九九
十一 生命的燃燒·····	一一三
十二 她自以爲很聰明·····	一四二
十三 狹窄的世界·····	一五〇
十四 找到了光明之路·····	一六八
十五 大律師的手段·····	一八三
十六 柳老伯的著作物·····	二〇三
十七 到處都有了春意·····	二一二
十八 新的眼鏡·····	二二六

灰色眼鏡

一 蒙着灰色的社會

一般人都是這樣罵人的：『大概你是戴上了灰色眼鏡吧？』灰色眼鏡裏望出來，無論那一種對象，總是色澤分辨不很清楚；所以，凡是觀察一切事物不準確，或者判斷任何事物，主觀太利害，所得的結果，差不多總像戴上了灰色眼鏡一樣。

聰明的王先生，他具有極大的志願，極大的才能和知識，但是他總不能得到相當的機會，給他充分的發展。尤其使他十分煩悶而無可如何的，便是他生成的一雙近視眼，他也找了許多西洋來路貨的醫學博士，和上海一般滿街可見的留美留德醫學博士，都去請教過，求他們診視，想把近視眼醫好了，可以幫助他發展生活上的愉快。但是，他屢次，屢次的陷於失望。

不得已而求其次，他改變計劃，到眼鏡舖子裏配眼鏡。

任何近視眼者，總沒有他所配眼鏡的多了。他從十歲起——現在是四十歲了——所戴過的眼鏡，共有多少，他自己也記不清，大概的數目，集合起來，至少總可以到城隍廟去開一家眼鏡舖子，他雖戴過這許多眼鏡，但是他總嫌光度不準；因為他的那雙近視眼，天下少有，不但半尺以內都瞧不出任何對象，即把東西覆在他眼簾上，也是見不到一些。他痛苦極了，煩悶極了，他不承認自己是個瞎子，更不承認世界上是這樣昏霧漆黑的，所以他還是追求着，渴望着，去找他所需要而適當的一副近視眼鏡。

天下的事理是這樣的，凡有一件事缺陷，總有一件事可以彌補的，王先生在三十年配眼鏡的過程中，固然沒有滿意的結果，但是他現在居然在一個冷攤上找到了一副眼鏡，是他需要的，適宜的，戴上了看得清一切事物的。可惜！祇是一副灰色眼鏡。

他戴上了這副灰色眼鏡，頓如瞎子重見光明，他的生命史上，展開了一個新局面，他欣喜得幾乎發狂，他很高興的把社會上一切事物都去瞧瞧，他把所見的一切，一一記錄下來。

可惜！他所發見的燦爛的社會，其實還蒙着一種灰色，和我們一般不是近視眼，沒有戴他那副灰色眼鏡的所見的事物，却還是不同。

二 夢想不到的

在百無聊賴之中，王先生自己計劃，應該找一件什麼職業，免得一天到晚在家裏閒着。他想自己的家境，就是閒着到老，以至於死，固然也不會發生生活上的困難。但是守在家裏，總很無聊；自己兒女都已長大，在校求學，家裏也很丟得開，不如到外埠去找找朋友，託他們介紹些工作。

正想寫信給一個要好朋友柳梅村，託他謀事——他是在教育界很有聲望，王先生也想在教育界找個事——誰知忽然郵差送了一封信來，這是他夢想所不到的。

逕啓者，查令郎王伯南犯有共產嫌疑，在校被人告發，茲經校務會議議決，令其即日退學，即希

查照爲荷。此致

貴家長

烏有大學校長張之光啟

同時，他更意想不到他的女兒樹芳委託一個律師寫一封信給他。

逕啟者，頃據敝當事人王樹芳女士前來聲稱：在襁褓時，由父親王理耕擅自主，許婚於程聽濤之十歲子乳名阿狗者爲妻。年齡相差既大，門第不當亦甚。現查程阿狗不務正業，專與匪類爲伍，我父既不主張退婚，仍復勒逼與阿狗過從，實屬不顧女兒權利。現在樹芳業已二十歲，具有法律上自擇婚配年齡之資格，用特委託貴律師代表致函父親，限於三日內答復，從速回程家退婚，否則脫離父女關係等情前來，據此，用特函請

查照，限於三日內親到敝律師事務所，明白答復，否則惟有依法起訴，聲請脫離父女關係，幸勿自誤爲荷。此致

王理耕先生

律師何理闢啟

這兩個青天霹靂，駭得他手也顫了，頭都昏了，眼更花了，他想不出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兒子呢，生性是極忠厚老成，自信他謹慎小心，綽有父風，如何會做共產黨女兒呢？平時也很幽嫻，怕羞，一切男女交際都沒有，如何也會這樣對付着老子？

他只有這一個兒子，這一個女兒，疼愛得如珍珠寶貝一般，平時不免有些溺愛的地方，但是他的子女都很依頭順腦，也很愛他父親的，如今突然鬧出這樣的亂子，他一時也想不出計較，只自發怒，把拳頭擊在桌子上，如鼓一般的響。

『怎麼，你瘋了不成？』他老婆在房裏剛正給她女兒整理衣櫥。聽得理耕一個人在那裏用拳擊着桌子，所以奔出來瞧瞧，這樣和他說。

『嘿！這是你兒子做的好事；這是你女兒做的好事！你瞧吧！他們簡直要把老子氣死害死了。』理耕把兩信左右手一遞，拿給他老婆看。

王先生的老婆看了信，也氣得發顫，軟癱在沙發上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；王先生却在室中繞着牆打圈子兒走着。正在這時，伯南挾了書包回家，理耕不問情理，伸手便是一把掌。『你是共產黨，你還到我這裏來做什麼！快給我滾，仔細我打電話去報告巡捕房！』理耕盛氣的罵着。

『爸爸！怎說兒子是共產黨？我分明不會和共產黨有過關係。』伯南捧着臉這樣分辯，西裝的書本，掉了滿地。

『你還狡賴！』理耕咬緊了牙子，伸手又是一把掌，伯南閃在一旁，誰知理耕的母親也聞聲出來瞧熱鬧，這一把掌，伯南並沒打中，却正打在他老母親的臉上。

老太太猛不防被理耕這一把掌，便向後一仰，倒了下去。大家都慌着去攙扶，把老太太扶到沙發上坐下，理耕忙跪在地上賠禮，『這是兒子的不是，該死該死！媽可傷了沒有？』理耕急得滿頭是汗的問着老太太。

『你這瞎子！你配上了眼鏡，什麼都不放在眼裏，難道你娘也不認！』老太太顫着聲音

罵理耕。

「都因不孝的畜生，幹得好事，我在這裏打他，誰知這畜生讓開一邊，冷不防媽跑過來，適當其衝，兒子真是該死！」理耕一手指着伯南，訴給老太太聽。

「他是畜生，你是什麼？你的媽是什麼？他有差錯，你可好好的教訓他，怎的動蠻，我養了你出來，我那次打過你？你知道我是疼孫子的，所以你竟打我的老骨頭了，好！我的老命也不要了，索性給你打死了吧！你父親在世，都不曾和我吵過嘴的，輪到你來送我命了……你打吧……」老太太站起身來，便向理耕懷中把頭撞去。

理耕哭着，伯南哭着，理耕的老婆也哭着，闔家的女僕、男僕，也都擠了進來，勸的勸，求的求，理耕跪在地上，一壁叩頭，叩得地板上，劈劈撲撲的響着，結果呢，還是伯南向祖母老太太磕頭勸止，這才稍稍平了氣，輪在沙發上，也號號淘淘的哭了。僕人忙着絞熱毛巾，泡佛手湯，搥腿撫腰，老太太才不作聲了，叫跪在地下的人站起來，問理耕究竟爲了怎樣天大的事，竟動手責打她疼愛的孫子。

理耕把烏有大學校長的來信，讀給老太太聽，讀完，又想把他律師的來信讀出來。他老婆究竟心細一些，見滿屋子都站滿了傭僕，覺得與家庭名譽有關，便在背後，暗暗的向理耕衣襟上拉了一拉，暗示他不要宣布。理耕還不曾覺得，依舊把信展開要讀。

理耕的老婆忙伸手搶了過去，只說是樹芳因為校中同學一起到鎮江去旅行，遊玩金焦二山，她來不及回家通知，匆促上了火車，所以寫封信來稟告老太太的。

『怎叫做共產黨？是不是把別人家的產業，一古腦兒共到我們家裏來，這倒是一件便宜事啊。』老太太這樣問。

『共產黨是和強盜土匪一樣的利害，誰做了共產黨，便要抓去鎗斃的，這不是玩的！』理耕解釋給老太太聽。

『我那裏是共產黨！我如今被他們無端誣蔑，我如何忍得下這口氣，所以特地趕回家來稟告父親，想請一個律師，去和校長交涉；否則身家性命，名譽，都有重大關係。父親請先息怒，給兒子作主張交涉要緊！』伯南又跪在地下訴給大家聽。

「好孩子，你受了委屈，做父親的總得給你去想法證明無罪的，你不要哭，不要急，你有三長兩短，我只有你一個孫子，叫我的老命也活不成了。」老太太扶起了伯南，抱在懷裏，叫伯南坐在她旁邊。

理耕知道近來青年們的思想，是搖動得很快，尤其是一輩毫無舊學的青年，往往因情感一時的衝動，受人誘惑而陷於危境；所以他對於伯南，雖是父子的關係，却也懷疑着；他更懊悔不該把伯南送在烏有大學去肄業，在常常發生學潮的烏有大學之中，自然是份子十分複雜，伯南處在這漩渦之中，也難保不爲人引誘，改變了平時的思想。但是，祖母太溺愛了他，一時又無法訓責，惟有到了晚上，設法向他詳細的訊問一個究竟，再作道理。

「我也是一時之火，所以把他責打，老太太既然疼愛他，兒子自然也不敢過於責罰他的；老太太身體要緊，不要急壞了，這倒是兒子的不孝。」理耕把這些話，向老太太搪塞了過去，也就雲散雨收，大家依舊共話家常，一些也沒有氣惱。這夜老太太反高興起來，買了些酒，闔家圍坐暢飲了一番。

老太太先去睡了。理耕感覺到女兒和兒子的兩件事，比較的是兒子的事重要，緊急，有關闔家的性命，身家名譽。所以把伯南叫到書房裏去盤問，用着很和善，慈愛的顏色聲調。把白天的嚴詞厲色，一概廢棄不用。

『孩子！你要明白，我們不必研究共產黨是怎樣一件東西，我們只權輕重利害，你這樣的青年，是該不該，配不配去做這件事？你的祖母是這樣疼你，我們老夫婦，也只有你這麼一個兒子，你難道忍心拋棄這樣的家庭不成？你要是在學校裏，安分守己，只知勤於學業，怎會無端被人家來誣陷呢？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，你自己該也知道些原委，你好好的和我講，我給你去交涉，否則我要保持闔家的幸福，只有登報聲明，驅逐你這劣子，脫離父子關係，你自己仔細的想一想！』理耕說着，把灰色眼鏡，除了下來，用手帕不停地揩拭鏡片。

『爸！你今天換了眼鏡啦！』伯南問。

『哦！那與你無干，你把應該講的講出來！』理耕沈下了臉，似乎嚴厲了一些。

『不是的！我有個比喻，就是：灰色眼鏡裏瞧任何一切，是都灰色的。我現任的地位，就是

處於被人視作灰色的地位，而實際上我還是清白的。不過我這件事的發生，情形太複雜了。原來我不敢把這件事告訴爸聽，尤其不敢在我這慈愛空氣充滿着的家庭裏的宣布。因為宣布了出來，不但可使我們闔家不歡，而且可使我們和姑母家裏發生極重大的惡感，所以這件事我蘊藏在中心腦底，已有一年多了，不會在爸和媽面前提起過一字半語。不幸現在竟發生了這樣嚴重的事件，我自然再也不敢隱藏着，使爸爸感到十分不安，除非是爸爸允許我不宣布這件事，而絕對信任兒子決無共產嫌疑——雖有人在校中這樣告發我，也終於不會累及家庭——我個人也絕對不會發生任何危險，受及法律的制裁。』伯南垂頭喪氣，嘆息着，幾乎要哭出來，這樣告訴理耕。

『噢！你如不能表明是清白的，當然你姑母是要不快活；而且使你表妹也十分痛心，難道你不知道麼？』理耕這樣反詰他兒子伯南。

『不是的，我是說，我如果把這件事宣布出來了以後，才可以使姑母不快活；而使表妹增加對我的憤恨。我要是不宣布這件事，不過表妹一個人對於我沒有好感罷了。』

『哦！是不是你們的婚姻上，發生了什麼搖動？惟其如此，你該詳細對我說。』

『我想，男女婚姻，在一方面，或雙方方面，有異議，或發生特別變化的時候，至多解約或離婚，就完了；我又想，學校發生風潮的時候，無論是責任在學生方面，教員方面，校長方面，至多這負責者受到相當的懲戒，或不幸的影響，也就完了，誰知現在我會受到不應負責的而陷於十分苦痛的漩渦裏去，會把兩件不相干的事，綜合成一新事件，幾於如化學上的兩原質：化合成一個新化合物一般……』

『你爽快些說吧！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』理耕很不耐煩的說，因為刺激太深了，他想女兒是爲了反對婚姻問題，竟由律師致函給她的父親，怎的無獨有偶，兒子也爲了婚姻問題發生這樣不幸事件？

伯南是在這樣想：我要是把這件事率直的，粗魯的講出來，也許會使父親神經上受到重大的刺激，不如婉轉地演述出來。現在見父親不耐煩，所以只能詳細爽直地講。

事情是這樣複雜的，人情是這樣澆薄的，有理性的人是這樣突然地無情感的，伯南涉

世未深，已受到這樣重大創痕，他有什麼能力，可以抵抗這樣的社會？他有什麼智識，可以裁決這一件疑案？尤其是理耕，他在頃刻之間，如何爲兒女們解決關於愛情上疑難問題，同時要證明或反證 $X \neq Y$ 和 Z ， Y 也不等於 X 和 Z ；或者 XYZ ，三個數目，是完全相等，因爲這問題，大不合邏輯，缺乏了大前提和小前提的要件了。

三 十六歲的小姑娘

事情的經過和原委是這樣的：

伯南的姑母，有一個女兒，叫做丁一珍，也就是伯南的表妹。她已二十歲，但是她從十八歲的時候，忽然自己在學校裏或任何人面前，改稱只有十六歲。人家問她怎的縮小了年紀，她說是奉行國曆——照國曆（陽曆）推算自己的年紀，從誕生以至於現在，實在扣足只有十六歲零一個月，這是很冠冕堂皇的話。但是她所以奉行國曆的緣故，却是自己愛惜青春，要把美麗的青春，使一般崇拜青春的少年面前，炫耀着黃金時代的芳春年紀，還籠罩在

她身上。

伯南是綽有父風，腦筋似乎還嫌陳腐一些，對於她減小年紀，是不十分贊同。她想：她已是屬於我的了，何必再在一般的少年面前，去炫耀着她的芳春。但是無法去干涉她，阻止她；雖然她是他的未婚妻，因為她奉行國曆是名正言順，對於他的情感上也沒有特殊的變化象徵。但是他多少有些苦悶，蘊蓄在心頭；他更注意着，防衛着，她有沒有是他所不贊同而能發生醇性作用來襲擊他的苦悶之心的，其他事件，他祇是耐着性，打起了精神，去侍候這十六歲的小姑娘——未婚妻，為要祈求她施與純粹和專一的愛情給他。他想到自己的苦悶，又自己譬慰，評判自己的醇性作用太無聊，太過慮，因為她和他的訂婚，雖在十年之前，是雙方父母作主的。但是姑表兄妹，從小狠討歡喜，長大了以後，也十分愛好，差不多像他們倆自己訂婚的一般，所以他狠自信。她減小年紀和自己的愛情，並不抵觸；他更研究到一般的少女們，都是這樣愛惜芳春，搽粉，蘸胭脂，畫眉毛，考究衣着，燙頭髮，甚至於顯露一切的體格美於稠人廣衆之前，也無非是表示她們還在黃金的芳春時代，表示她們是常青不老永遠佔